

人物脸谱

少年朱洪和《枞川记忆》

华庆生



驰骋 吴海明 摄

朱洪，大学教授，中国作协会员，1994年起先后出版《陈独秀风雨人生》《胡适努力人生》《刘半农传》《黄镇传》《赵朴初传》《朱光潜大传》《戴名世传》《方苞传》《刘大槐传》等著作41部，一篇文章被《新华文摘》2000年第一期全文转载，两篇文章收入中学生语文读本，10余次接受中央电视台、凤凰中文台采访，部分著作被国外图书馆收藏。

《枞川记忆》是作家朱洪新作。记录了他的文学人生，生动展现了朱洪少年时代对文学的追求。我和朱洪是高中同学，后来成为至交好友，有幸被写进《枞川记忆》，读之思之，往事恍若在眼前。

爱好像一颗种子，春雨催其萌生，园丁助其成长。朱洪立志文学始于与文学期刊的一次偶然触碰，又得益于高中时代语文老师的提携培养。“这或许是我立志的开始。”他说，“在状元府宾馆附近的一个杂志摊上，买了一本《解放军文艺》，这是我第一次看文学杂志……我萌生了将来写一点小说的‘野心’。”1972年，朱洪在同学家见到一份《东方红》杂志，不仅有各种知识，还有写作方法，他写作时，会不自觉地受到《东方红》杂志影响。1975年3月，朱洪读《盖达尔选集》，潜意识中做一名作家的愿望更强烈了。他在《枞川记忆》后记中说：“1994年，我出版了处女作《从领袖到平民——陈独秀沉浮录》，用的小说笔法，带了小时想当作家的痕迹。”

文革期间有良师教导实在是一件幸事。朱洪的高中语文老师司马娟，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讲课时声音很大。朱洪第一次写作文，司马老师夸奖他，并向班主任

老师推荐担任语文课代表。“那堂课，司马老师在同学中大大提高了我的声望，给了我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心；因为有司马老师鼓励，我对写作更加倍地努力。”

1970年代，朱洪就读过大量的当时鲜为人知的书籍，如《多雪的冬天》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《沉沦》《在人间》《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》以及多人传记，如《田中角荣传》《托尔斯泰评传》《蓬皮杜》《列宁生平事业简史》。我和他接触长了，渐渐被其不凡的见识、谈吐所吸引。他的母亲曾精心安排他和一位著名作家交谈，他后来感慨：“在我二十岁时，能听到

有创作经验的陈先生的一番肺腑之言，是难得的一次机遇。”而这也是我认识朱洪后的感觉。

读《枞川记忆》常惊叹作家的记忆力，几十年前的事他记得清清楚楚，这恐怕得益于他很早就开始记日记的习惯。他学习托尔斯泰，“自我观察、分析周围事物，记录内心的心理过程，简扼地刻画周围人物”。而我养成记日记的习惯，正是在结识朱洪之后。所谓“近朱者赤”。

我下放时，常和朱洪通信。那时好高骛远，也不懂得“写什么”“怎么写”，将一些不成熟的小说、散文寄给他听取意见，他对我写的

《县委书记》的回复——

“你从侧面烘托了县委书记，是否可以从正面来写，不是倒叙，而是直叙？开头是否离题？是否要开门见山？是否可以正面叙述县委书记，而用第一人称？是否可以加上县委书记的子女在哪里的情节？”

“语言不大生动，农民语言不多。抽象描写代替了内容的深化，如‘他看看手表’‘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办’，他为什么看手表？他还有什么事情办？不清楚。这样的形象是模糊的。”

“好的语言如‘碾碎细浪’‘歇稍的哨声’以及‘老农民的沉吟’。”

他在《枞川记忆》中回忆了这封信：“我对于写散文和小说，只是从书本到书本，并没有实践经验…但我希望散文不要通过人的嘴讲，而是通过描述，让主人翁自己展开故事情节，现在看来没有错。事实上，我在十几年后写第一本人物传记的时候，用的就是这个简单的方法。”朱洪的这种简单方法，显然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启发。

朱洪的父母其实是他的伯乐。从少时订刊物《少年》到和陈先生相识交谈，“是母亲精心为我安排的。显然，母亲对于我做一个有文学梦的青年，内心是赞成的。”1977年，他考上大学哲学系，因离开了心仪的文学，他为此苦恼彷徨。先生鼓励他，“留心文学攻哲学”，他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成就。

枞川是作家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枞阳县的一条河流，自古文人咸集，留下众多诗文。以此为书名，朱洪希望再沾一点古人的光泽。这条河流也是作家少年时代的象征。枞川溅起的浪花，就是作家接触并对他产生影响的人和事。

边走边看

去洞头看海

朱王芳

“你看这外墙，像不像老虎皮？”原来，这是过去渔民为了抵御台风而建造的。外墙由黄色的花岗岩精心拼接而成，远远望去，独特的纹理犹如老虎身上的斑纹，因此被形象地称为“虎皮房”。这些古朴大方的石头房与周边的山海完美融合，相得益彰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海岛景观。看着这些石头房，不禁让人想起电视剧《父母爱情》里的海岛场景，那篱笆、院落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，仿佛真的可以爬上屋顶，与满天繁星为伴。想起故乡诗人的那句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在这样的冬日，坐在海边的石头屋顶上，晒着温暖的太阳，静静地凝望大海，内心也变得无比宁静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呢？

来到村头的开阔空地，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。空地上晒满了“鱼干”，竹匾一个挨着一个，层层叠叠，我们仿佛走进了一场色彩与鲜香交织的盛宴。一排排的竹竿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海鱼，粗壮的鳗鱼，

表皮已晒得微微发皱，油脂渗出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诱人，散发着大海特有的鲜香；黄鱼、墨鱼、鱿鱼……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这些都是大海慷慨的馈赠。几个阿婆正认真地翻动着鱼干，看到我们，有的阿婆抬起头，热情地招呼着。闵总走上去，和阿婆熟练地用温州话交谈起来，我在旁边一句也听不懂，但从她们的笑容和语气中，能感受到渔民的亲切和友好。

闵总高中毕业后就毅然走出大山，来到温州打拼。在这三十余年里，她从车间的女工做起，一步步努力，开过小店，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与挫折，最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。她的创业经历，简直可以写成一部精彩的长篇小说。她的奋斗史，其实也是温州发展的一个缩影，难怪她对温州的每一处变化都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。每次家乡有人来，她总是热情满满，带着大家到洞头游玩，分享她在这里的点滴感悟。她轻轻牵着我的手，走到码头边，感慨地说：“我们山里人啊，

从小就盼望着能看看大海，那时候大海只存在于书本和电影里。”是啊，我们都对大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，那是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憧憬。今天，我们两个年龄相仿的山里妹子，并肩站在海边，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浩瀚的大海。

几艘渔船静静停泊在港口，海风轻柔地吹着，虽然是冬天，竟也不觉得寒冷。海滩边游人寥寥无几，显得分外宁静。闵总说，夏天的时候，这里的海滩上游客多得都要挤爆了。不过冬天的大海，有着别样的风貌。冬阳下的大海沉着、安静，宛如一位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，默默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海水从近处的浅绿逐渐过渡到墨绿，再延伸至远方无尽的深邃，海与天在冬日的尽头完美交融。海浪有节奏地涌动着，像是大地沉稳的呼吸，每一次起伏都蕴含着大海无穷的力量。大海的深邃和辽阔，隐藏着未知的深度和神秘的力量，这也许就是大海永远令人着迷的原因吧。



从温州市区出发，前往洞头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。陪同我们的是老乡闵总，温婉美丽的她一边熟练地开车，一边娓娓讲述着洞头的前世今生。洞头素有“百岛之县”的美誉，一座座小岛像是散落在星辰与大海怀抱里的璀璨宝石。曾经，这些岛屿相对孤立，而如今的温州半岛工程，宛如一条坚韧的丝线，把这一颗颗“珍珠”串联成了一条华美的项链，洞头县也摇身一变，成为温州市的后花园，并正式更名为洞头区。

行驶在跨海大桥上，大桥宛如一条气势磅礴的巨龙，横卧在碧波万顷的东海之上。透过车窗向外望去，两边皆是辽阔无垠的海景，竟有一种在海上漂移的感觉，仿佛自己也融入了这片茫茫的海天之间。海风轻轻拍打着车窗，似乎在诉说着大海的故事。

洞头村坡道众多，小巷纵横交错，布局犹如迷宫一般。走在街上，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，颇具趣味。一栋栋房屋高低错落，墙面上满是带有海洋元素的绘画，色彩斑斓而鲜艳。屋檐下挂着的各色贝壳挂饰，在微风中轻轻晃动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漫步其中，仿佛踏入一个七彩的童话世界，每一处都充满梦幻与诗意。

我惊奇地发现路边还有几座别具一格的石头房子。闵总笑着说：